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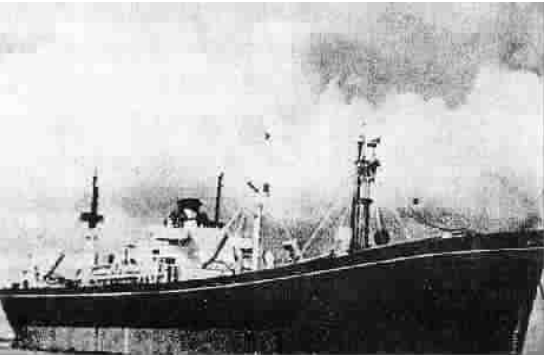
英雄船长张丕烈血洒台北(1) ◆ 金山 吴长荣

正气凛然 决不事寇

张丕烈,号伟军,1898年生于上海崇明。幼年父母早逝,由其兄张丕漠抚养成人,先后考入崇明中学与上海龙门师范学校,后考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,立志当一名航海家。毕业后,经同乡介绍,到上海一家轮船公司当了驾驶练习生。由于他刻苦钻研驾驶技术,很快受到船长的重视与提拔。

张丕烈从三副升至大副后,很快便当上了船长,成为上海招商局早期船长之一。1937年“八一三”全面抗战前夕,国民政府为阻挡日本军舰进攻首都南京,征用老龄海轮59艘,凿沉于长江福姜沙水道内,史称“江阴封锁线”。同年年底,又决定再建第二道长江封锁线(安徽马当水道)。从12月20日开始,沉船18艘。当时张丕烈担任“庆宁”轮船长,当他奉命将船沉于第二道封锁线时,心情十分复杂,他既痛恨国民党抗日不力,国土大片沦陷,更痛恨日寇的猖獗和凶残,誓言决不事寇!日本占领上海后,张丕烈失业在家,生活穷困,坐吃山空。日本在上海广东路外滩设立东亚航运株式会社,却很难招聘到中国航海技术人员。于是派人多次找到张丕烈,高薪聘请他当船长,都被他断然拒绝。他说:“汉奸我死也不当!”“八一三”后,日军占领上海,发给他“军费用”,他坚决不领。因此同行好友称他为“爱国七君子之后的八君子”。后来,张丕烈应聘去江宁会馆小学当教师,宁可重操旧业,放弃高薪,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抗战胜利后,张丕烈到一家私营轮船公司任船长。1946年,美国把在二次世

1950年初,张丕烈船长领导万吨“海辰”轮在日本策动起义,在开往青岛途中,被国民党军舰拦截至高雄,同年7月11日壮烈牺牲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是上海追认的第一位海员革命烈士。(本文摘自《上海滩》2013年第11期)



“海辰”轮



张丕烈船长

界大战中淘汰下来的10艘万吨级自由轮,售于国营招商局。船务部经理黄慕宗决定,全部聘用中国人担任自由轮船长,其中有滕士标、张丕烈、陈邦达等,号称“中国十大船长”。张丕烈担任“海列”轮船长。

被迫赴台 向往光明

抗战胜利后,招商局在同心路、青云路两处建造了大批别墅型洋房,安排给船长、轮机长等人居住。张丕烈一家搬进同心路招商新村2号,他的邻居就是“海辽”轮船长方枕流(后来成为第一艘海船起义的船长)。

1948年,张丕烈调任“海辰”轮船长。随着国民党在辽沈战役中失败后,“海辰”轮等招商局的船舶被蒋介石征用撤退败兵。这些轮船被败兵们糟蹋得脏臭不堪,船员伙食也被大兵们吃光抢走,还经常遭兵痞的辱骂、殴打,真是苦不堪言。张丕烈看在眼里,恨在心里,同时也看到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已不可救药。

1949年初,国民党军节节败退。蒋介石眼看长江天险也难以抵挡人民解放军的前进步伐,便忙于布置应变计划。他们强迫张丕烈驾驶“海辰”轮撤离上海。临别时,张丕烈对妻儿恋恋不舍,还对女儿张月如说:“你与你妈妈好好照顾自己,我会很快回来的。”

1949年5月,上海解放前夕,“海辰”轮驶到日本,张丕烈执笔给女儿写了一封信:“月如女:现在招商局举办海辰轮船员家眷迁往台湾,关照汝母,决不可同意,尽量居住在招商新村2号,我想不久就要回上海……”这封写于1949年5月8日并从日本寄出的信,表明了张丕烈决心回到上海的坚定意愿。

1949年6月20日下午,张丕烈又补写一信给女儿:“……上海解放后,汝母是否迁回招商新村2号居住?我不久的将来亦可回申了。”张丕烈口口声声称将返回上海,表明了他向往光明、投入新中国怀抱的决心。

“海辰”轮经常开往香港。张丕

烈在那里知道了很多关于上海解放后的消息,这是船员们最关心的。大家从香港招商分局送到船上的来信中,得到了在上海亲人的消息。张丕烈得知女儿与妻子又重新搬回招商新村2号,最近女儿还去上海招商局领到了他一个月的薪水,家中开销无忧,这使张丕烈很感动,感到人民政府对海员很关心。大家还从香港《大公报》《文汇报》和电台广播中得知上海解放后老百姓安居乐业,很受鼓舞。

1949年6月,张丕烈收听到上海招商总局副总经理黄慕宗的广播讲话,黄号召在海外的招商局船舶海员脱离国民党,把船开到解放区。这在他内心激起了波澜,觉得自己要见机行事,有机会就把“海辰”轮开回大陆。7月,“海辰”轮与“海辽”轮在香港相遇,张丕烈和报务主任严敦烨在香港一家饭店用晚餐时,看到“海辽”轮船长方枕流也在饭店里喝啤酒,十分高兴,三人聚到一桌边吃边谈。方枕流在交谈中不时地流露出喜悦的神情,

我是落花生的女儿

许燕吉

13.来了两位一起避难的长辈

下午飞机还在炸,炸弹掉下来带来尖锐的呼啸之后,就是沉重的一响,看得见中弹房屋腾起的烟火。哥哥吓得直哭,拽着妈妈要去教堂受洗礼,说是不受洗炸死就上不了天堂。妈妈就带上我们兄妹,走到中区的主教堂找到神父。因为早都认识了,他二话没说,带我们进了大殿,把圣水池中的水撩一些在我们额头上,人教的仪式就算完了。回家的路上,炸弹还在呼啸,可哥哥一蹦一跳的特别开心。他说一受洗礼,过去的罪孽一扫而光,现在是最纯洁的人,若是现在就被炸死,一直就升上天堂了。我未置可否,我可不想现在就被炸死。再说,我也没有感到有要死的危险。妈妈一路沉默。

虽然有了以防万一的办法,但战争还要延续多久,沦陷后又怎样,谁也不知道。三包粮食能否接济到社会恢复正常也是个悬念。袁妈、刘妈都说可以吃野菜,但香港有没有她们过去在北方熟悉的那些品种,还得去找寻或试吃。婆婆是南方人,她肯定地说野苘蒿是可以吃的,于是第二天,她们三人提了只大筐子上山,我也跟着。香港冬天草木不枯,野苘蒿好认,也多,时间不长筐子就满了。晚上煮了一大锅,她们当饭,却不给我盛。我就围着煮,刘妈给了我一点儿,我觉得虽不难吃,可也不算好吃,对它的兴趣也就淡了。

自开战后,灯火管制,家里没开过电灯,蜡烛也不许点,所以我们早早地上床睡觉。不几天,自来水也停了,所幸我们那个架空的院子下面是岩石,石缝总在滴水,接水的任务就是我的了。提上一只桶,桶内放个小缸子,另一只手拿个小板凳,走到院子下面,选好地方,听着小缸子里的叮咚声,接倒倒一坐几个小时,等桶里的水快满时,刘妈或袁妈就会来给我换只空桶,提水走的时候,还总不忘表扬我几句,这是我以往几乎听不到的,心里觉得怪美。

房客贝特兰参军后,大学生房客也到学校集中参加战时服务去了。这时,家里又来了



两位亲戚,一位是江南才女,很有风度的毛彦文女士,她是民国闻人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的续弦夫人。由于熊希龄的前夫人朱其慧是我五姨父的姑母,所以虽然毛女士只比我妈妈大两岁,我们还是称她为熊婆婆。抗战开始,熊公公夫妇就离开了香山的双清别墅到上海居住,慈幼院则迁到了广西柳州,因此他们就需经常往来于沪桂两地。1938年元旦未到,熊公公就在路过香港时突发脑溢血死在旅途中。妈妈及时把熊婆婆接来家里安顿,爸爸总揽一应后事。以后熊婆婆独立自主主持慈幼院,每次来往路过都住我家。这次路过可能是父亲才去世,妈妈又在外工作,熊婆婆不想来打扰,就下榻九龙。偏偏赶上了战争,前进不得,后退也不能,妈妈请她赶快过海来我家,九龙不是可以停留之地了。

另一位是陈八叔,妈妈的同学、好友陈蕙君的堂弟。周家和陈家是世交,同辈人都很熟识的。不过这陈八叔年轻,当时三十来岁,清华大学毕业,学电的,在九龙工作,还没成家,差不多每周都来,可袁妈、刘妈都不喜欢他。我们有时故意叫他八哥,降他一辈。有一次,我对着他急童谣:“八哥,八哥哥,学我说话,学会了和我吵架。”他飞起腿要拿尖头皮鞋踢我,被刘妈挡住,还训斥了他一顿。就这位八叔,现在九龙吃紧,他当然是不请自到了。妈妈说国难当头,大家还是互相帮助,多包涵些。袁妈、刘妈只能接纳他了,但对这位唯一的男子汉,谁也没抱什么期望。

日军攻下九龙后,朝香港炮击就更频繁更猛烈了。开炮时,我就停止接水,回家和全家一起,挤坐在底层的楼梯下面,说是这里最安全。炮弹带着尖锐的呼啸声,接着就是沉闷地一炸,能感觉到地下一震。若是啸声低粗,爆炸声就会很大,表示弹落不远。开战后,窗玻璃上都贴了防震的纸条,没想到上过栓的大门会在剧烈的震动中猛地来回扇动,都可以看见外面的院子。兵荒马乱,没了大门可是万万不能的,我们赶紧搬来椅子顶上。后来还灌了两麻袋沙石挤住门下,上面再用大杠子撑牢,门才免了被震掉之虞。躲炮时没人说话,说也听不见,大家都在默默地用身和心感受炮弹的威力。可是天天如此,人慢慢也就麻木了。

44.水帘洞上的屠杀

Uncle 葬在水帘洞外的小溪旁。翠寮的全体人员都出席了葬礼。说来也奇怪,棺木入土那会儿,天空蓝得纯净透彻,可当人们对着这座新坟最后一鞠躬时,天际突兀显出了一脉粉红,那粉红迅速地扩展、加深,不一会儿就有弥漫的红雾笼罩下来。突然,一声沉闷的爆炸,大地颤动。陈太太失声问:“打雷了?”站在她身边的陈团长一抬头,只见一名战士飞奔而来:“报告!肃毒组织的军队正在进攻。他们误入雷区,踩响了地雷。”

陈团长骂道:“去他妈的‘肃毒组织’,醉翁之意不在酒!”那战士说:“他们装备很好,配有美式机枪和火箭筒……”站在一旁的艾蛟大叫:“就是他们!是替美国人抢宝贝来了!”

陈团长问战士:“昨天加固的那些工事怎么样了?”战士说:“工事十分牢固,他们一时半会儿休想攻进来。”可话音刚落,一阵“嗡嗡”声传来。众人举目四望,红雾里什么也看不见,只听陈团长骂道:“操他的,来头不小啊,连大头苍蝇也飞来了!”

“老虎哥,你在说什么?”刘强不解地问。陈团长瞪了他一眼:“你的牧师用直升机来接你上天堂了——”刘强还没转过弯来:“直升机?它来干什么?”陈团长气恨恨地道:“你那牧师和他的后台老板动员了政府的正规军和肃毒组织的力量,来抢那宝贝X了!”说着,又道,“他们有先进的武器,我这点力量只能抵挡一阵子,目前除了突围别无选择!”似乎为了印证陈团长的话,突然一阵枪声传来,清脆而密集。刘强似乎依然不信——他尊敬的泰阳牧师会这么干?

这时受到惊吓的麻风病人已一窝蜂跑了过来。陈团长道:“你还愣着干什么?半小时内,你和艾蛟赶紧把病人、家属和客人统统从水帘洞里撤出去!”刘强有些迷糊:“可洞里得上来不去啊!”刀二羊走到他身边轻声说:“我下来时看到绳子已经换过了,上端有滑轮拴在大青树上。”

“我怎么不知道?”刘强嘴里嘀咕。陈团长说:“等你知道,黄花菜都凉了。快去!”说罢,又喊:“其余的人——跟我来!”“其余人”自然是指他的士兵,可偏偏陈太太也跟了上去:

“儿子,我得为你祈祷,我不离开你!”刘强跑过去:“妈妈快跟我走,子弹不长眼啊!”可妈妈微微一笑,将手插进了儿子的臂弯。而陈团长也挽起母亲,很快地转身向着红雾深处走去了。刘强只好和刀二羊、艾蛟带着麻风病人往水帘洞跑去。

借着洞口上方射进的微光,刘强检查了一下系住篮子的绳扣,就对刀二羊和艾蛟道:“我先上去!接着你们也上来——”说着,又下意识地在人群中扫了一眼,他看到了自己怀孕的妻子玉哨,正在麻风病人中维持秩序。他心里一热,双手抓紧了麻绳,使劲攀了上去。接着攀上来的人是艾蛟。他的前胸后背用布条绑了一层硬东西——刘强明白,这是陈团长按承诺为收回宝贝付他的钱。很快下面又攀上来一个人——是艾罕!

三人开始吊人——艾罕年轻力气大,三下两下就拉上了他的依咪长脚大婶。他把母亲抱到了一块平地上。然后,刘强和艾蛟合力拉上了大鼻子老汉。接着,三人轮番,把麻风病人都吊了上来。眼看只剩玉哨和刀二羊了,忽然“嗡嗡”声震耳欲聋。艾蛟大叫:“直升机要开火了,大家快隐蔽!”说着他将刘强猛推一把,和自己一同扑在了大青树的树根丛里。正在附近的麻风病人也四下奔逃躲避。长脚大婶坐在空地上吓得大叫。艾罕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。这时,“哒哒哒”一串子弹扫过。刘强一跃而起,冲上去一看,见艾罕合扑在母亲身上——鲜血在他们身下汩汩流淌。两人很快没气了。

麻风病人纷纷围了过来。刘强泪流满面地对大家说:“对不起……我想给你们一个好的生活,不想倒害了你们!”大鼻子大叔叫道:“不,刘老师,你已经让我们从鬼变成了人!而且做了一回有尊严的人。这辈子我们已经够了!天神英帕雅在上,我们对你感激不尽啊!”大伙儿见说,纷纷点头称是。刘强抓住老汉的手:“大叔,那就把这些入仍旧带领在一起,人多才有生活的勇气。拜托了!”说罢,刘强回到洞口,刚握住绳子想拉玉哨和刀二羊上来,就听一声巨响——直升机向洞口附近发射了导弹。他被气浪震到了洞底,洞口塌了,绳子也断了。

魂之歌

竹林

